

儒門事親研究

蕭國鋼 · 著

中醫古籍出版社

儒门事亲研究

萧国钢著

y/x157/04



0152232

中医古籍出版社

0152232

责任编辑 郝恩恩

封面设计 于建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门事亲研究/萧国钢著. -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12

ISBN 7-80013-807-0

I. 儒… II. 萧… III. 儒门事亲-研究 IV. R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400

中医古籍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 18 号 100700)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3.25 印张 58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80013-807-0/R·803

定价:34.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研究金元四大家之一、攻邪派代表张子和及其名著《儒门事亲》的专著。上编“《儒门事亲》新论”主要涉及《儒门事亲》一书本身的有关问题。首章采取纵向方式逐卷讨论，如刊本的形成、流传；全书构架及内部联系；有关卷次篇目的撰写情况及疑义考证；张子和及其友人、弟子、家庭等有关史料考稽及分析等，既是对后部专题研究的简要提示，又是对《儒门事亲》医史文献方面的基本概论。第二至十二章，以横向方式分专题讨论，涉及张子和最有特色的汗、吐、下、补诸治法，分别予以内涵界定、综合归纳。对诸治法的理论创见、临床运用、方药辨析、治疗机理等方面都以较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对攻邪疗法的治疗机理、非药物疗法特色、方剂理论及组构衍化、临床各科治疗特色及规律，从理论创新与临床特色两方面进行探讨与总结，试图从新的认识层次以阐释其学术理论、归纳其学术观点。希冀对发展和突破传统的理论模式、启迪疾病治疗学的新思路、指导现代临床有所助益。第十三章的宗旨则已于题解中作了说明，作为“《儒门事亲》新论”的附论与结束。

（下编“《儒门事亲》新校”是奉献给读者的一个较好的新校本。说到“新”，是指校勘所据底本虽然一样，但未走只在明·邵辅本系统内互校的老路，汲取了新的对校与参校本，较好地解决了历次校勘都无法校正的讹误，使医理文义基本畅达无碍，成为对《儒门事亲》系统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序

我国医学,源远流长。迄金、元之际,随着当时学术思想之解放,出现了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为代表的四大学派之争鸣,给后世医家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将中医学术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从实际影响而言,刘完素之主寒凉,李东垣之主脾胃,朱丹溪之主养阴,确已引起后世之重视,并广泛应用于理论指导和临床实际之中。惟张子和主攻一派,由于《儒门事亲》一书中措辞较为偏激,加之后世温补学家对其提出异议,驯至张氏主攻之法,医者畏于用,病家不敢尝。间有一二具有胆识之士偶一用之,但涉于物议,攻不彻底,补即随之。数百年来,张氏之法几于废弃,殊为可惜。

江西临川萧君国钢,乃勤奋好学之士,有鉴于此,乃十历寒暑,殚精竭力,锲而勿舍,对张氏之学不断加以整理,作了全面系统之研究,撰成“《儒门事亲》新论”与“《儒门事亲》新校”二部,合成一书。以张子和原著为基础,并结合临床应用,深入浅出,分题论述,阐明原理,发扬奥义,既不失张氏学术之精髓,又有作者个人之心得与发挥;既对张氏生平史实作了较详尽之考订,又对《儒门事亲》本身的结构与撰写作了仔细的分析,并参考各种善本,进行了精心的校勘。迄至目前,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研究张子和学术之重要著作。此书之问世,必将把张氏祛邪扶正学术思想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是为之序。

郑南钱远铭竹堂氏识

1996年元月于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目 录

上编 《儒门事亲》新论

第一章 张子和《儒门事亲》概述	(3)
第一节 张子和生平有关史料简述.....	(3)
第二节 《儒门事亲》的编撰与构成	(11)
第三节 《儒门事亲》刊本的流传概况	(24)
第二章 张子和汗法研究	(32)
第一节 张子和汗法的内涵	(32)
第二节 张子和汗法的特点	(34)
第三节 汗法治疗机理——“开玄府”探讨	(41)
第四节 汗法医案略析	(43)
第三章 张子和吐法研究	(49)
第一节 张子和吐法概述	(49)
第二节 涌吐方药探讨	(53)
第三节 张子和涌吐治疗机理探讨	(57)
第四章 张子和下法研究	(68)
第一节 张子和下法的内涵与功用	(68)
第二节 张子和下法的临床运用	(72)
第三节 下法方药辨析	(78)
第四节 张子和下法治疗机理探讨	(89)
第五章 汗吐下三法对机体的治疗与调节机理探讨	
.....	(100)
第一节 “邪去正安”论.....	(100)
第二节 “血气流通”论.....	(102)
第三节 “开通郁滞”论.....	(104)

第四节	“标本中气从火从湿”论·····	(107)
第五节	“超补偿”论的推测与探讨·····	(116)
第六章	张子和补法的理论与实践·····	(123)
第一节	张子和补法的内涵·····	(123)
第二节	张子和补法的主要学术观·····	(125)
第三节	张子和补法的临床经验发微·····	(132)
第四节	补法方药简论·····	(140)
第七章	张子和非药物治疗法探赜·····	(152)
第一节	张子和非药物治疗法的主要学术观·····	(152)
第二节	非药物治疗法的临床应用·····	(156)
第八章	张子和方剂理论与组构运用·····	(173)
第一节	七方十剂翼新说·····	(173)
第二节	《三法六门方》简论·····	(180)
第三节	《神效名方》说略·····	(186)
第九章	张子和妇科临床经验述要·····	(195)
第一节	月经病的论治·····	(195)
第二节	带证的论治特色·····	(200)
第三节	胎孕疾病的论治·····	(203)
第四节	产、乳病证治 ·····	(208)
第十章	张子和儿科临床经验选萃·····	(214)
第一节	儿科生理、病理、护摄观·····	(214)
第二节	儿科论治特色举要·····	(216)
第三节	儿科疗法特色简介·····	(220)
第十一章	《儒门事亲》外、伤科临床经验缀集 ·····	(225)
第一节	疡科疾病论治·····	(225)
第二节	皮肤病诊治特色·····	(231)
第三节	创伤骨损的证治经验·····	(238)
第四节	直肠肛门及前阴疾患的证治·····	(241)

第五节	《神效名方》外科方的剂型特色·····	(245)
第十二章	张子和五官科临床治疗经验略要·····	(252)
第一节	“火热致窍病”在五官科的重要地位·····	(252)
第二节	五官科疾患的针、术治疗特色·····	(255)
第三节	五官科药物外治特色·····	(257)
第四节	眼科证治述要·····	(260)
第五节	《神效名方》五官科给药途径及异 位用药特色·····	(263)
第十三章	张子和学术思想附论·····	(268)
第一节	张子和学术思想源流探·····	(268)
第二节	张子和学术思想对其他医学流派 的影响与渗透·····	(281)
第三节	张子和辨证施治的思维方法简论·····	(289)

下编 《儒门事亲》新校

《儒门事亲》目录·····	(299)
卷一·····	(320)
卷二·····	(353)
卷三·····	(387)
卷四·····	(421)
卷五·····	(441)
卷六·····	(461)
卷七·····	(502)
卷八·····	(520)
卷九·····	(528)
卷十·····	(537)
卷十一·····	(561)
卷十二·····	(590)

卷十三.....	(632)
卷十四.....	(648)
卷十五.....	(664)
附录.....	(728)

上编 《儒门事亲》新论

第一章 张子和《儒门事亲》概述

张子和,金元四大家之一,攻邪派代表。

他在《儒门事亲》中表达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中外医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均有不可估量的催化与推动作用,引导人们从中获得理论依据,吸取治疗灵感,其魅力长盛不衰。

但是,人们对张子和及《儒门事亲》本身的了解还很零散肤浅。一些资料表明,因误传说,人云亦云的现象至今还屡见于各种著作、刊物、文献中。在进入专题讨论之前,有必要对研究对象作一概述及廓清,并以之为全书的概述。

第一节 张子和生平有关史料简述

张子和(公元 1156~1228),名从正,字子和。因其籍贯睢州考城,春秋时为戴国,又自号戴人。

张氏生平见诸史料甚少,研究者只能从元·脱脱《金史》、元·刘祁《归潜志》、明·李濂《医史》等著作所载只言片语中得以窥豹。现结合《儒门事亲》中提供的素材及有关文史资料,作一简述。

1. 故里

“胶瘤”案载:“郛城,戴人之乡也。”^[1]郛城,即考城,是子和里籍。清·康熙《考城县志·卷一·沿革》:“金初属曹州,又改属睢州”。民国《考城县志·卷十》:“今曹之考城东南有北郛城路史”。路,宋初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分的区域,后逐渐带行政区划和军事区域性质。“大便燥结”案又言:“戴人过曹南省亲,有姨表兄病大便燥涩”^[2]。曹南,即“曹之考城东南有北郛城”,指子和从侨居地陈州到故里原籍考城探亲。1928 年建置民权县时,旧考城地域从睢

县划归民权县。据考,金代考城遗址即今民权县林七乡西南二里,旧县集处^[3]。史料所言“睢州”、“考城”均应指今河南民权县,而非现之睢县或兰考县。其地望在今安徽省曹县以南,河南省民权县以东约 40 华里处。

2. 侨居地

《儒门事亲》颐斋引云:“宛丘张子和”,明·《心印绀珠》朱诒序称子和“金宛丘人”,《归潜志》言张氏“久居陈”,“伏瘕”案谓“除得陈州张戴人方愈”^[4]，“腰胯痛”案亦说“闻得陈郡有张戴人,精于医”^[5]。宛丘、陈州都是指子和侨居地而非故里。《读史方輿记要·河南开封府陈州》云:“宛丘在州城南三里”,乃陈州邑名。古宛丘,为春秋时陈国国都。以古地名指代今地,是前人习俗,二地实一,地在今河南淮阳县境。“膏淋”案曰:“闻戴人侨居潁东”^[6],证明此乃侨居地。《河南通志》说“与麻知几辈,日游潁水之上”,潁水,一称潏水,即今沙河。子和亦说:“予之庄,邻沿蔡河,来往之舟常舣于此”^[1]。蔡河为潁水支流,“潁东”殆盖指此。《儒门事亲》中记叙张氏的医疗活动范围,均以此地为圆心,约为北到开封、南达息县、东至舞阳、西及亳县的一个圆周地域。

3. 生平简介

子和生于公元 1156 年,时值南宋绍兴二十六年,金贞元四年,正是宋金对峙,社会动荡之际。

《儒门事亲·卷一》子和自述“余自先世授以医方,至于今日五十余年”,“感风寒”案又说:“戴人时年六十一”^[8],可以推断,子和十余岁幼承庭训,从父学医,二十余岁悬壶应诊。“偏头痛”案说:“余识此四五十年矣”^[9],正与此合。

子和曾云:“余向日从军于江淮之上,一舟子病,予诊之,乃五实也。余自幼读医经,尝记此五实之证,竟未之遇也”^[10]。有学者据此认为其“年青时曾从军”^{[11][12]},结合宋金征战史实,在 1156~1228 年间,宋金大兴军旅战于“江淮之上”有两次。首战时值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侵,遭南宋军民殊死抵抗,金军侵临采石未渡,复折扬州,后因国内有变而北归。子和年仅五岁,不可能从军。此战导致宋金第二次议和,此后金世宗锐意内治,南宋亦休生聚养,南北宴然无事达三十余年。第二次史称“开禧用兵”,时值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宋趁金世宗已崩,章宗新继,金北部部落叛变,财匮国衰之机,以图恢复北土而用兵。金朝“十一月起民兵于河南,十七万人入淮、十万人荆襄”^[13],金兵渡淮,攻六合,破真州(今仪征)逼江岸。宋师不利,三月后以南宗输币议和告终。此时子和年50岁。子和曾云:“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师旅大举”^[14],当指此役。以五十之龄从军似匪夷所思,然元人刘祁说“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强壮,或尽取无遗”^[15]。张氏从军,并非执戈冲阵,从他为舟子治病来看,只是履随军医生之职,故五十岁亦可被签征,过了二三个月的短暂军旅生涯。

金·桢佑中(约1214~1215)与麻知几初逢于顿丘,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张氏时年五十八岁,麻氏四十岁。

召补太医,不久辞归,是其生平重要事件。张氏自述诗中曾无不得意地夸耀“野芹曾献紫宸前”,晚年老病困顿中还叹息“不是当年过汝南”,表达了心境上有着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失落之感。据《泰安府志·二十七艺文》记载,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曾下召“征聘天下深通医者”,金南渡后,汴京与子和侨居地陈州相距极近,“伏瘕”案说:“汴梁曹大使女,年既笄,病血瘕数年。太医宜企贤以破血等药治之不愈。企贤曰:除得陈州张戴人方愈。一曰,戴人承语至汴京,曹大使乃邀戴人问焉……乃涌泄之法,数年之疾,不再旬而效,女由是得聘。企贤问谁治之,曹大使曰:张戴人。企贤立使人邀之”^[4]。所以“兴定(1217~1221)中,召补太医”^[16]之举,极可能经过曹大使与太医宜企贤的举荐而促成,子和时年约61岁左右。《归潜志》云:“旋告去”,《河南通志》言“居无何辞去”。辞归的

原因,《杂记九门》有“及其归也,谤言满市”的记载。一般认为,系子和惊世骇俗的攻邪学说不被同行理解,攻邪三法未能迎合上层官僚权贵喜温补恶攻泄的俗尚。张氏亦持能厌事,不屑曲膝迎奉,羞于“官医迎送长史,马前唱诺”^[17],故尔辞归。金·李夷《赠国医张子和》诗,描述了子和在汴京的这段生活,从中还可体会另有原因,其诗云:“禁御喧喧以字行,粗工往往笑狂生。天将借手开金匱,云本无心到玉京。歌啸动成千日醉,留连翻厌五侯鯖。祝君莫触曹瞒怒,世上青黏要指名”^[18]。诗中勾勒了子和“为人放诞无威仪,颇读书,嗜酒”^[19]的名士风范,暗示高标远旨的医学理论不被粗工理解,还引用曹操杀华佗之典,婉劝子和不要触犯权贵。故子和的告去,可能还有避祸隐归的因素在内。

张氏辞太医归陈后,依然行医、课徒。恰逢麻知几“兴定末,试开封……以误拙……隐居不为科举计”^[20]。因兴趣、性格及际遇相似,二人渐为知交,史称麻知几“晚更喜医,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且为润色其所著书”^[20]。《儒门事亲》的最后写作、讨论与修改,当在此际。

《十形三疗》诸医案中还记录了子和交游于中下级地方官吏,与驻军将帅相与饮宴,为他们家属治病,在他们府第小住,“在诸葛寺避暑”,“客邓墙寺”^[21]等,反映了其晚年常访道于寺庙,客居于禅院,交游于潏水之上,隐迹于林泉之中,过着名医与隐士的生活。

子和卒于1228年,时值金正大五年,宋理宗绍定元年,纪年戊子。“目赤”案载:“李民范目常赤,至戊子年火运……民范是年目疾大发,遂遇戴人,以瓜蒂散涌之立消。不数日又发……张云:候秋凉再攻则愈……盖民范因初愈后曾冒暑出门,故痛连发不愈”^[22]。据此可知,子和是年夏季尚为人疗目疾,虽已预约病人秋凉再治,但医案已无复诊记录,可以推断张氏卒时当在1228(戊子)秋、冬之季,享年72岁。

4. 家庭概况

张子正：从卷三·二十八“瀰上张子政用此法下虫数百”及卷十五·二走马喉痹方：“此法年幼时尝见郑六嫂救人甚多，不得其诀，近与子正话及，方得其传”的记载中可以推断，张子正是子和胞兄或堂兄，其理由如下：一是姓名上有同宗关系。张子正，卷三作“张子政”，正、政同音通假。子为地支首干，则子正是张姓长子。张子和，《归潜志》云其“初名从正”，从者，随后之义。故从正应幼于子正。《儒门事亲》中除上二条外，还多次提及“敝家亲眷”^[23]，“予家其亲属”^[24]，证实子和身边有除了家人之外的亲属。其二，从家学渊源来分析，子和云“余承医学于先人”^[24]，则子正亦当谙医，故卷三·二十八有“张子政用此法下虫数百”之说。“伤寒极热”案记载人之仆病伤寒“适戴人游他方，家人偶记戴人治法……试服瓜蒂散……顿快。”^[25]此“家人”也可能是子正。其三，子和撰《神效名方》时，从子正处落实郑六嫂挽拔术治喉痹法，说明从幼时到老年，由故里到侨居地，子正与子和当长期在一起生活，若非家庭亲属，则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子和的家庭，“失笑”案载：“戴人之次子，自出妻后，日瘦……常捻第二指失笑，此心火也。约半载，日饮冰雪，更服凉剂，戴人曰：恶雪则愈矣。其母惧其大寒，戴人骂曰：汝亲也，吾用药如鼓之应桴，尚恶凉药，宜乎世俗之谤我也”^[26]；《治病百法》谈及咒法时说：“此法得于祖母韩氏，相传一百余年”^[27]，均提供了史书所不见的第一手资料。“腰胯痛”、“目盲”、“冻疮”等案载“戴人女僮”，“伤寒极热”案载“戴人之仆”，这些材料也证实子和生活尚属优裕，有僮仆侍候操持家庭等情况。

5. 友人与门人

麻知几：麻氏名九畴，字知几，河北易州人(1174~1232)。据《金史》载，麻氏“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作大字有及数尺者，一时目为神童”，“弱冠入太学，有文名”。金迁都开封时，麻氏亦从河北沃州南下到河南，居于遂平西山攻读五经。“贞佑间……至顿丘，

而从游张君仲杰之县舍,得遇太医张子和先生”^[28],开始了他们 15 年的亲密交往。

麻氏于“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第二,经义第一,再试南省复然,声誉大振,虽妇人小儿皆知其名,及廷试,以误拙,士论惜之,已而隐居不为科举计”^[20],此时子和方辞太医回到陈州,《杂记九门》记录了麻知几在汴京期间闻及种种谤喙之语后,即赶赴颖阳实地调查,得出“观其用药百发百中,论议赅赡,应变无穷,所治之疾……应手辄愈”^[29]的结论。张子和曾运用攻邪三法为麻知几妻治疗“滑泄干呕”^[30]、“代指痛”^[31],为其兄治疗“犬伤胫肿”^[32],取效甚捷,麻氏表示“余家诸亲,无不敬服”^[30]。麻氏还运用子和的治疗经验,以凉膈散治愈“河门刘光济之子”^[33]疮后呕吐之症。

金·正大初(约 1125 年左右)麻氏门人王说、王采青年幼双双中第,引起金朝注意,在旧契翰林学士赵秉文等上表推荐下,“特赐卢亚榜进士第……再授太常寺太祝,权博士,俄迁应奉翰林文字”^[20],麻氏以病为由辞而不就,世人以“征君”号之。至此,麻氏抛弃仕途,居于郾城,常与子和、常仲明诗酬饮酒,论医穷理于灋水之上。子和已在常仲明、栾景先协助下,大致完成了《儒门事亲》的写作,而文字的修饰润色及统稿之责则交“为文精密奇健”^[20]的麻氏承担。直至子和逝世时,这项工作尚未中断,医论二十九篇业已定稿,知几增写“补论”一篇。文中以精练的文字勾勒了子和的学术思想,他认为,张氏对疾病的发病观,主要是“讲五运之抑郁发越,六气之胜复淫郁”^[33],在治疗上,“至约之法,其治有三;所用之药,其品有六。其治三则汗下吐,其品六则辛甘酸苦咸淡也”^[33]。用药特点是“其药则寒凉,其剂则两,其丸则百”^[33];对子和补法理论概括为“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补之义也”^[33],尤为精当。对“温补”的理解,“虽曰温之,止言其气;虽曰补之,止言其味。遏尝言热药哉”^[33],正是子和论补本旨。其评论精确,阐理简洁,乃深谙子和之心得。故世人称“非宛丘之术,不足以称征君之文;